

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 与实践研究 (1895-1949)

张珂◎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Z h o n g n a o D e S h i l i S h i W e i x u e Y a o G u a n n i a n



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博士文库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出版

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 与实践研究 (1895-1949)

张珂◎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博士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实践研究:1895—1949/张珂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 11

ISBN 978 - 7 - 5660 - 1300 - 2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1895—1949
IV. ①I20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7726 号

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实践研究 (1895—1949)

著 者 张 珂

责任编辑 王卫平

封面设计 舒刚卫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盛华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6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1300 - 2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论	(1)
一、“世界文学”观念：从歌德到马克思	(2)
二、“世界文学”理论建构：借鉴与磨合	(7)
三、“世界文学”在中国：问题的提出	(15)
四、本书的论证思路及结构	(21)
第一章 晚清民初的“世界意识”与“世界文学观念”的发生	(29)
一、从传统的“天下观”到“世界意识”的产生	(29)
二、新知识与新表达：世界文明、世界文化、世界之文学	(36)
三、世界文学观念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	(43)
四、世界文学在近代教育体制的准备	(59)
第二章 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世界文学”问题	(63)
一、从“欧洲文学”到“世界文学”：价值重估与地位转换	(63)
二、新文化运动中高校的“世界文学”课程建构	(74)
三、新青年眼中的“世界文学”：杨亦曾《近代世界文学之潮流》 (1919)	(84)
第三章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世界文学观念与实践的纵深发展	(91)
一、莫尔顿与郑振铎的“文学统一观”	(92)
二、郑振铎编纂世界文学史的理念、方法与德林瓦特	(100)
三、吴宓对世界文学在学理层面的提升	(116)
四、歌德、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思想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传播	(123)
第四章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史”编译及相关著作的 出版	(133)
一、对国外学者世界文学史的翻译及其学术价值	(135)

二、中国学者编译世界文学史的理念、特色与价值·····	(155)
三、国别文学史中的世界文学问题·····	(161)
四、“世界文学选本”的编纂思路及歧异·····	(167)
第五章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民国高校的世界文学课程设置及其他·····	(183)
一、民国高校对“世界文学”课程设置的探讨·····	(183)
二、民国学术期刊中对世界文学观念的言说·····	(194)
第六章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政治语境中世界文学含义的时代置换·····	(205)
一、战争背景下的世界文学、民族文学·····	(205)
二、世界文学含义的时代置换·····	(211)
结语·····	(218)
参考文献·····	(225)
后记·····	(247)

绪 论

“世界文学”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的术语概念和理论范畴。自从歌德在19世纪创造出“世界文学”一词以后，国际理论界对“世界文学”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人们对世界文学观念的理解更为复杂，提倡与建构世界文学的意义更为重大，“世界文学”已经成为国内外学界的重大理论前沿话题之一。作为一个由西方人提出的概念，西方国家对世界文学观念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近年来也涌现出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中国学界或援引他们的世界文学观点，或从不同的角度阐发其理论内涵，或直接译介相关研究成果。国外学者的世界文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内学术界形成了一种理论辐射，受到国内学者的频繁引用和阐发。

然而，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世界文学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究竟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它是如何在实践中被人们接受、传播和运用的？又是如何成为一门学科的？长期以来，这些关系到学科发展的本质问题迟迟没有得到国内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和系统梳理。这不仅不利于学科理论的健全与完善，也将妨碍学科建设的有效进行。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想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有必要先对目前海内外关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和文学观念的研究状况做出一个简略的回顾与分析。

综合来看，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世界文学”的概念大致有三种看法：第一是全世界文学的总和，第二是文学经典之作，第三是各国文学的广泛联系。学界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国外学者的世界文学观念，以歌德、马克思为代表；二是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及相关话题，如世界文学与翻译、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等；三是作为一门学科的世界文学，如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高校世界文学学科史等。

一、“世界文学”观念：从歌德到马克思

在世界文学观念的学术谱系中，歌德与马克思的名字最为国内研究者所熟悉。歌德之前，德国启蒙运动的理论家、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赫尔德 1793 年就提出建立“包罗万象的全世界的文学史”^①的构想，较早感受到了世界文学的联系性和整体性；歌德之后，俄国文论家别林斯基在 1841 年也曾谈到过民族文学之外还有“总的、人类的、全世界的文学”，并且指出各民族必将“逐渐汇合成一个统一的人类家庭”^②。据最近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迪德林（Heinrich Detering）考证，克里斯托弗·马丁·魏兰（Christoph Martin Wieland）早于歌德，在 1810 年就使用过这一术语，^③但毫无疑问，“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概念经由歌德的提倡才获得了世界性的声名，并源源不断地被后人追溯，由此产生了海外学术界关于“世界文学”的丰富论述。

1827 年 1 月 31 日，歌德在与爱克曼谈话时说：

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④

国内学界围绕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展开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歌德不但是

①（德）赫尔德：《鼓励人道的书简》，转引自钱念孙：《文学横向发展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3 页。

②（俄）别林斯基著，满涛译：《文学一词的一般意义》，载《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20、129 页。

③ 参见王宁：《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载《文学理论前沿》（第十二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3 页。

④（德）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版，第 103 - 104 页。

“世界文学”概念最伟大的倡导者，而且也是最早的关于“世界文学”理论内涵的阐释者。歌德世界文学思想的提出，不仅得益于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广博的学识，更与他对本国之外的文学，包括印度、中国、波斯等东方国家和地区文学的兴趣及研究密不可分。据美国歌德研究专家简·布朗的考证，歌德生活的时代，许多东方国家的文学还未译成德文，但他依然如饥似渴地阅读和研究其他欧洲语言的译本。^①世界文学思想的提出，“绝不是偶然的或一时的冲动所致，而是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以贯之的超民族（transnational）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意识的升华”^②。歌德不但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思想，其创作更受益于世界文学，并为其贡献力量。两百年后的今天，歌德更是被誉为比较文学的先驱者和世界文学理论的奠基人。

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散见于其论著、书信、谈话录及日记当中。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界就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初步整理和介绍。1988年《文艺理论研究》第6期发表任一鸣选译的《世界文学杂论》，集中展示了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七段短论，为学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论据。^③1989年《国外社会科学》第7期发表了苏联戈尔斯基的《世界文学的两种概念》（李吟波译）一文，涉及苏联文艺界对世界文学（所有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和世界性文学（前者的最优秀部分）的区分问题。此前，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1979）围绕历史发展中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在国内较早地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进行了初步论述。^④歌德与爱克曼1827年关于“世界文学时代来临”的那段著名谈话，为近来学界广泛引用，也要归功于朱光潜翻译的《歌德谈话录》（1978）。朱光潜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是基于“唯心的普遍人性论”^⑤，这一看法对以后学界影响颇大。如杨武能的《歌德与中国》（1991）进一步论述到，歌德之所以能提出世界文学思想，是因为他是“一个以全人类为同胞、以世界为祖国的胸怀博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事实上的世界公民”^⑥。

①（美）简·布朗著，刘宁译：《歌德与“世界文学”》，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② 王宁：《世界文学的双向旅行》，载《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

③ 这篇“世界文学杂论”译自H. J. Schulz与P. H. Rhein合编的*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Early Years*,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3.

④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22-455页。

⑤ 参见（德）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4页，朱光潜的注释①。

⑥ 杨武能：《歌德与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77页。

问题在于,歌德有没有以一种一元论的价值观来要求各国文学。有学者认为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语境过于主观,并从其论述中推导出他要求“各民族文化和文学本质上是同类的,是可以在一个标准或模范的引导下共同发展的”^①。还有学者认为歌德虽然给予了其他民族文学足够的尊重,却忽略了民族间文化背景、社会生活、语言和传统的差异,吸取外来文化的长处以达到世界文学的目标更是蕴含着“民族本位主义”^②。甚至将其世界文学观念理解为“平面性、无限平面的展开,意味着普遍性、遍无不及的推展,意味着统一性、将各种差异统合为一体”^③。这些质疑本身就证明了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复杂性,但忽视了这一伟大理想的前瞻性,从而抹杀了世界文学的丰富内涵和有效性。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歌德持有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学观念,蕴含了对全世界文学发展美好前景的期待,预示了人类文学历史演变出现的必然结果。即“各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打破孤立割裂状态,影响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统一体”^④。从歌德的文艺思想来看,他一贯重视和强调文学的民族特性。^⑤在对待他国文学的态度上,歌德“并不是天真地主张同质同构的世界文学,而是要求各民族人民要互相同情和具有人类的恻隐之心”^⑥。所以,国内学界的看法始终没有超出朱光潜先生的理解,歌德的世界文学“是由各民族文学互相交流、互相借鉴而形成的;各民族对它都有所贡献,也都从它有所吸收,所以它和民族文学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在各民族文学之外别树一帜。歌德对于世界文学的主张是辩证的:他一方面欢迎世界文学的到来,另一方面又强调各民族文学须保持它的特点”^⑦。

国外学者对歌德世界文学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学界对美国人的看法关注最多。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中的看法颇有影响,他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似乎含有应该去研究从新西兰到冰岛的世界五大洲的文学这个意思,也许宏观得过分不必要。他用‘世界文学’这个名称是期望有一日各国文学都将合而为

① 高小康:《“世界文学”与全球化文学界说》,载《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

② 朱志荣:《文学的多元格局与21世纪世界文学》,载《江淮论坛》,1998年第2期。

③ 金惠敏:《作为哲学的全球化与“世界文学”问题》,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④ 刘洪涛:《文学关系还是世界文学?——对比较文学定义及其相关问题的几点浅识》,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

⑤ 钱念孙:《文学横向发展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⑥ 冯文坤:《理想与信念——论歌德的“世界文学”》,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⑦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24-425页。

一。这是一种要把各民族文学统一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综合体的理想,而每个民族都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但是,歌德自己也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理想,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愿意放弃其个性”^①。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世界文学”也被重新讨论。美国比较文学学者萨义德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此外,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杰姆逊建立了“第一世界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关系”的理论,将第三世界文学理解为“民族寓言”,以此作为对第一世界文学的补充和参与世界文学的理论支点。^②

国内清醒的学者对以上这些看法提出了质疑。例如,有学者认为韦勒克的观点与歌德的原意并不完全一致。歌德并没有要求各国文学的合而为一,只是强调超越民族的界限去理解其他民族文学,更没有要求哪个民族放弃其个性。至于萨义德忽视歌德东方文学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更是遭到了严厉批判。^③ 同样,杰姆逊也不可能摆脱第一世界学者意识形态的局限,他对三个世界划分“标准的混乱直接导致了‘第三世界文学概念’概念的失效”^④。更进一步说,以国际政治概念这种非文学的标准去衡量世界文学,其合法性本身就值得怀疑。^⑤

马克思稍晚于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概念,他一方面在著作中征引大量世界文学名著,另一方面强调世界文学形成的内在动力是由生产力发展导致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

① (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页。

② (美)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页。

③ 方汉文:《世界文学的阐释与比较文学理论的建构》,载《东方丛刊》,2007年第3期。

④ 李世涛:《对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理论及其在中国接受的反思》,载《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⑤ 张汉良:《第三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学再反思》,载张健主编:《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

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尽管国外学者如英国的希·萨·柏拉威尔指出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基本上是指西欧文学，因为在其著作中“很少有地方可以同歌德接受波斯、中国、印度的文学的情况相比”^②，对于其他地区的文学只是偶尔涉猎。马克思宣称自己是“世界公民”，他与歌德在提出世界文学的语境上不尽相同。然而，中国学者更看重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思想在历史学、社会学层面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价值，而较少去关注他具体深入了解过哪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作品。因此，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国内研究者取得了较大的共识。如果说此前赫尔德、歌德、别林斯基等人的世界文学思想仅止于推论，其价值主要在于预示了一种文学愿景，较少进行对现象背后本质的分析或仅仅把这种分析局限在人类的共同性及文化交流上，马克思则看到了其背后的真正原因。这也是马克思世界文学思想最为深刻的地方。从比较文学学科史的角度看，“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它要求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一种世界的眼光，只有把自己的国别和民族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大背景下才能对特定的国别/民族文学提出实事求是的评价”^③。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也为比较文学的学术理论构建奠定了基础。比较文学中的传播实证研究，建立在世界各国文学相互交往的事实基础之上，平行的比较研究则建立在共同的人性论基础之上。^④

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下，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论述还隐含着对“文化侵略”的批判，因为马克思的“文学”（德语 literatur）一词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书面著作，具有“文献”的含义。也就是说，“文化的全球化从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时就已经开始”^⑤，马克思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文化的全球化仍有参考意义。世界文学与全球化的关系还蕴含着世界文学的多元性、文

①（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央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②（英）希·萨·柏拉威尔著，梅绍武等译：《马克思和世界文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65页。

③ 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④ 王向远：《比较文学系谱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⑤ 姚鹤鸣：《文化全球化和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

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等问题。如果说歌德的世界文学还是一个纯文学概念,那么马克思揭示的世界文学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概念,是文化的全球化。如果说歌德描述的是一种文学理想,马克思描述的则是由世界历史发展带来的客观结果。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还蕴含了复数的世界文学内涵,这与其提倡的国际主义是根本一致的。^① 复数的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既指作为总体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也指具体的各国文学(world literatures)。^②

总之,歌德和马克思世界文学思想的丰富性启示我们必须从其产生的广阔历史语境、知识背景乃至文学实践当中去做出更为合理的推论。例如,歌德和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思想与流行于18世纪的世界历史观念、世界主义思潮以及19世纪比较方法的盛行有着怎样的互文关系等,我们探讨得还不深。也有学者注意到,歌德认为书报等文化交流有助于世界文学的形成,在这当中,翻译起到了重要作用。翻译是歌德用来促成世界文学的具体手段。歌德翻译思想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此外,世界文学观念的学术链条上存在很多细节。例如,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与赫尔德有师承关系。世界文学的理论薪火究竟如何从赫尔德那里传到歌德,又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论证?学界对此似乎语焉不详。再者,作为一个由西方人提出的概念,“世界文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对东方文学的关注视野还是极其有限和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东方世界对于“世界文学”观念的贡献,常常没有得到充分的阐发。看来,必须真正以世界眼光来吸收借鉴包括世界各国关于“世界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厘清世界文学观念的全球谱系。

二、“世界文学”理论建构:借鉴与磨合

尽管关于世界文学概念诞生的早期历史和特定含义已然被研究者熟知,然而世界文学一词所蕴含的无限潜力使得后世学者不断地探讨它的发展、丰富它的内涵,使之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生机勃勃的理论领域。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西方的世界文学观念也逐渐传播到中国,对现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借鉴和利用的理论资源。近年

① 高建平:《马克思主义与复数的世界文学》,载刘纲纪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7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② 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

来随着西方学界的世界文学话题升温，中国学界在对世界文学理论的借鉴和磨合中逐渐提出了以中国实际国情为出发点的对策。

1886年，世界上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英国人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就专章论述过世界文学问题。波斯奈特深受达尔文、斯宾塞、丹纳等人的理论影响，将社会进化理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因素运用到文学发展过程的阐释上。他论证了什么是世界文学、世界文学中的个性精神和社会精神，还特别提到了印度与中国的世界文学。在他看来，世界文学是氏族文学、城邦文学和民族文学进化的必然结果。1911年，理查德·格林·莫尔顿的《世界文学及其在一般文化中的地位》（*Richard Green Moulton: 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Place in General Culture*）出版，这部著作继承和发扬了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统一”（the unity of literature），并称“世界文学”为“文明的自叙传”（world literature as the autobiography of civilization）。波斯奈特的著作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学界已有引介，但产生更大影响的却是美国人莫尔顿的文学理论著作。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通过莫尔顿的传递，对现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产生过重大影响。现代中国的一位重要的世界文学观念的实践者郑振铎，就是这一影响的直接受益者。然而对这一影响学术界至今还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梳理和探讨。此外，对现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理论著作还包括1922年理查森和欧文合编的《世界文学》（*William L. Richardson, Jesse M. Owen: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An Introductory Study*），1923年约翰·德林瓦特的《文学大纲》（*John Drinkwater: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1925年约翰·玛西的《世界文学史话》（*John Macy: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及木村毅的《世界文学的轮廓》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歌德和莫尔顿为代表的“世界文学”观念也传播到了近现代的日本。自1889年坪内逍遙根据波斯奈特的著作以“比照文学”为题在东京专科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开设文学讲座后，早稻田大学的学者们就开始对“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等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进行讨论。日本学者茅野萧萧、阿部次郎将歌德的世界文学观介绍到日本，此后还有白旗信的《歌德与世界文学》（《德国文学研究》第3号，1923年2月，建设社）、武田忠哉的《歌德的世界文学的理念》对歌德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传播。莫尔顿的学说则更是直接影响了从明治、大正到昭和三个时代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如土居光知的《国民的文学与世界文学》（《思想》1921年10—11月）、芦田正喜译的《世界文学

的概念与文学界的统一》(1923年3月)等都是莫尔顿影响的直接表现。^①除了日本之外,印度大文豪泰戈尔于1907年也提出了自己的世界文学观,他在《世界文学》一文中写道:“从某个地方、某段时间或某个人的角度管窥文学,不是正确的观察方法。只要我们明白,人类在文学中展示自己,我们就能够在文学中看到值得欣赏的东西。作者在文学作品中不成为岁月的画师,他的作品就没有价值。作者只有在自己的思考中感受到整个人类的情感,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整个人类的苦厄,他的作品才能在文苑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应该这样看待文学:人类是泥瓦匠,在建造文学殿堂。来自各地各个时期的作者们,当他的的小工,每天干活儿。我们每个人面前,没有整座建筑的蓝图,稍有纰漏,文学殿堂就会一次次倒塌。”“我们应该摆脱粗鄙的狭隘,确定在世界文学中观察人类的目标,在每个作家的作品中,接受一个小的整体,在一个个小的整体中,看到所有的人力图表现自身的内在关联。”^②泰戈尔主张从世界的角度观察文学,站在人类的高度创作文学,强调文学的普遍性与共通性以及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这些言论也是东方国家世界文学观念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莫尔顿之后,20世纪西方学术界的世界文学观念研究成果还包括:弗里茨·施特里希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史》(1930)、《歌德与世界文学》(1946),C. A. M. 西姆的《歌德与世界文学》(1949),路易治·法斯科罗·贝内台多的《世界文学》(1953),赫尔默特·本德尔和乌尔里希·梅尔策的《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1958),哈斯克爾·M. 布洛克主编的《世界文学的教学》(1960),勒内·艾金伯勒的《是否应该修正世界文学的概念》(1966)、《为何以及如何培养世界文学研究者》等。1974年,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代表弗朗西斯·约斯特在他的《比较文学导论》一书中专门探讨了“世界文学的含义”,评析了此前西方关于世界文学的各种看法。他指出世界文学和世界史概念的相关性,指出“综合正是一切世界文学研究的目的之所在”^③,世界文学有助于人们克服文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化和狭隘化。

近年来国外学者关于世界文学观念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有关论文也随着

① (日)千叶宣一:《明治时期的比较文学的命运》,载叶渭渠选编:《日本现代主义的比较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296页。

② (印度)泰戈尔著,白开元译:《泰戈尔谈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84-287页。

③ (瑞士)约斯特著,廖鸿钧等译:《比较文学导论》,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而得以及时译介,让更多的读者有机会与国际学术界互动。如捷克学者马立安·高利克《世界文学概念、比较文学以及建议》(《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德国学者马丁·鲍拉赫(Martin Bollacher)《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中文自学指导》2005年第4期)、美国学者简·布朗《歌德与“世界文学”》(《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等文。当然,这些只是国际学界研究“世界文学”的冰山一角。2008年,国际权威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ture History*)第3期的主题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in the Global Age),刊登了讨论世界文学问题的多篇论文。对世界文学问题的关注,还体现在国际学术活动议题的选择中。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的主题为“比较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重新建构”(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ward a (Re) 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2011年7月,哈佛大学还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首届世界文学暑期学校。这些事实表明,在比较文学危机论与死亡论不绝于耳的国际学术界,人们对于世界文学的话题依然热情不减,国际范围内“世界文学”研究正在持续升温。

在关于世界文学学术活动的推动者当中,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达姆罗什是近年来美国学界提倡“世界文学”研究的最佳代表之一。他对世界文学的推重源于其对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的深刻洞悉与理解。他认为,比较文学家对世界文学的日益重视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立足点,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比较研究还没有展开,这也预示了世界文学的大有可为。他的世界文学观念集中体现在《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和《怎样阅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2009)两本专著里,这无疑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世界文学理论研究成果之一。达姆罗什为全球化语境中的世界文学确立了一种新内涵,探讨了世界文学的生成途径与读者阅读世界文学的对策。他把世界文学界定在文学生产、出版和流通的范畴。在三个维度上理解世界文学:从与民族文学的关系上讲,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简略折射;从文本的角度讲,世界文学是得益于翻译的作品;对于读者来说,世界文学并非有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跨越时空进行文学交流的阅读模式。在著者的理论体系中,世界文学已经不仅仅是歌德的前瞻式理想,而是一个变化着的动态概念。达姆罗什以丰富的世界文学知识与素养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多彩多姿的世界文学图景,显示出世界文学对普通读者的巨大吸引力。在他看来,阅读世界文学尤其要注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传承与改变,读者须审慎处理

阅读陌生文化背景下的作品及翻译时面临的挑战。他的这些观点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扩展了国内学界对世界文学的理解。

在过去我们对世界文学的论述中，总是站在文学创造者的角度，总是把世界文学看成一个既定的事实或一套固定经典。不管是全球文学的总和及其相互联系，还是伟大的作家作品，无意中都忽略了读者对于世界文学的选择，忽视了文学作为一种物质历史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达姆罗什建议从接受的角度定义“世界文学”，实际上也是将笼罩在世界文学周边的光晕驱散开来，还原其本来面貌。他的分析通过超越具体的单个文本，去唤起它被生产和消费的千变万化的历史境况和不同译本。在他看来，翻译无疑是世界文学的中心问题。虽然翻译不可避免地会使文本的原意受到扭曲，但它可以促使文本的流通模式国家化，以此激发跨时代、跨国界及跨种族的文化对话，巩固和加强文本作为世界文学的地位。这或许就是达姆罗什心目中的“世界文学”研究和阅读模式：在文本细读之外勾连悠久的历史维度，使文学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研究，借此表明自己对“什么是世界文学”以及“如何阅读世界文学”的一种态度。

世界文学与翻译的话题在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王宁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与发挥。他参照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对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概念进行了发挥和修正，并联系本雅明的翻译思想，强调文学作品翻译的作用可以超越语言上的相互转换，赋予文学作品以“持续的”（continued）生命或“来世的生命”（after-life），从而有益于世界文学的形成。因此，中国文学要想走向世界，必须借助于翻译。^① 对世界文学与翻译关系的研究实质上是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延伸课题。就中国来讲，近百年来中外文化文学的激烈碰撞更是使得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话题常谈常新，可以说它伴随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前我们有个口号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学界已开始对这一观念进行质疑与反思，^② 因为受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制约，能被一个民族所接受的文学，并不一定能被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所接受。当今学界更强调的是文学文化的对话与融合，认为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正如德国学者温德尼兹指出的，“世界文学”这个词不仅适用于像希伯来语《圣经》、荷马史诗、莎士比亚

① 参见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四编第四节。

② 参见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另依据乐黛云在“中国文学的本土经验与海外传播”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的戏剧等那样伟大的民族文学，而且也适用于某些“和民族文学不同的文学”。当我们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各民族文学，并试图去追溯它们中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时，我们研究的也是世界的文学。^① 印度学者法鲁基（Khwaja Ahmad Faruqi）也指出：“除非我们了解作为有机体的、其发展进程能为人所知的世界文学，我们不可能充分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学。”^② 当代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帷幕》^③一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谈论“世界文学”，他认为民族的历史只是小环境，艺术的历史则是大环境，只有世界文学这一大环境才能凸显一部小说的美学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世界文学概念的丰富性还蕴含了克服民族文学自身遮蔽性的可能。

王宁先生对翻译与世界文学关系的重视与思考还体现在他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世界文学的文章中，他明确指出，尽管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充满了“乌托邦”的色彩，但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解体和东方文学的兴起，世界文学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审美现实。翻译使原本属于国别/民族文学的作品有了成为世界文学的可能。对世界文学的界定，应兼顾文化的普适性和相对性因素，在确立具体文学文本时，则应兼顾其经典性和可读性。王宁还结合海内外关于世界文学的最新讨论，提出了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的几个标准：1. 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2. 其影响是否超越了本国/民族或本民族语言的界限；3. 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4. 是否能够进入大学课堂；5. 是否在另一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研究。这些标准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思考世界文学的具体路径。值得注意的是，王宁先生在讨论“世界文学”问题时，始终将对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思考贯注其中，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国文学，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学必须面对处于世界文学边缘的严峻现实。他还指出，世界文学应该有不同形式，建构世界文学的中国版本势在必行。^④ 王宁先生对世界文学与翻译关系的强调，也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学界翻译文学研究的蓬勃发展。翻译文学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翻译文学是通向世界文学的一座桥梁。对“翻译文学”的提倡和研究无疑又丰富和深

①（德）温德尼兹著，金克木译：《印度文学和世界文学》，载《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

② 转引自尹锡南：《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史》，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259页。

③（捷克）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帷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④ 参见王宁：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71, No. 1, 2010），《世界文学与中国》（《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4期），《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到审美现实》（《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7期），《世界文学的双向旅行》（《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等文章。